

懾情

曾淑美

1

在那充滿十七歲少女的教室
坐在我前方的班長 L，眉目明燦，柔唇豐腴。
男生和女生都崇拜她，她也同時喜歡女生和男生
雙重豐盛的可能性，多彩寶石般隱隱幅射出傳奇光芒
她的愛意準則不是性別，而是才智與美。

來自醫生世家的 L 從小發表新詩，還寫得一手好字
簡直是夢幻般從天而降的文青女神
在我們全體文組女生心目中，擁有不容置疑的絕佳品味
而她的課桌抽屜永遠擺著楊牧的詩集。

她向我推薦楊牧的詩，我一讀立刻也迷上。
當時買的《楊牧詩集 I》至今仍然小心翼翼保存著
書上有我模仿 L 字跡的幼稚簽名
在一首隱藏著女神名字的詩旁邊，我甚至用鉛筆畫了 L 的速描 - -

十月在樹梢，紅的是楓
怎麼樹影們蓋不到低低的十一月和十二月？
但路是有人走的
靜靜的秋天也是有人走的

最深的影子裡有我
我已沉睡太久了，腳步聲像嘆息
聽她們敲來敲去

- - 摘自楊牧 <路於秋天>

靜秋：

以上文字，是在去年(2014)春天寫的，收錄於秋天出版的詩集《無愁君》。透過書寫，我悄悄地把你定格為生命中永恆的部份。這部份純屬個人，美麗而私密，我未曾對任何人言說過。出書後，躊躇著要不要把詩集寄給你。

之所以躊躇，是因為我猜想，你是不快樂的，貿然送書，也許反而令你難過。也曾經考慮，要不要親自帶著詩集去看你？當面告訴你，你對我有多麼重要？持續如此反覆煩惱之時，淑芳忽然來信告知，你走了。

一切畫下句點。

哭是為你哭很多遍的，淚水也不知流了多少。在一次又一次的悲泣裡，除了哀傷，還有憤怒和自責：我憤怒該給你溫柔的人給的溫柔不夠多，讓你孤獨地走向那終點。我自責對你不夠關懷，沒有在你脆弱無助時握住你的手——為什麼不早點和你連絡呢？對了，因為顧慮你不快樂，因為面對你的不快樂我將不知如何是好。不快樂宛如當代瘟疫，我們避之唯恐不及。

這是多麼殘酷的世界。而我的躊躇，正是構成這殘酷的一部份。

親愛的靜秋，你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女神，而人對神總是不夠了解的。今年夏天，幾位珍愛你的高中同學在台中聚會，透過大夥對你點點滴滴的回憶、描述，我才明白自己多麼不了解你，特別是，不了解你承受過的傷害。

我認真想像過，如果之前親自去探望你，握著你的手一起哭泣，能夠讓你不走向那終點嗎？我想，不，沒有辦法。因為死亡的種子已經深植於身體，而我還沒有具備守護者的智慧和勇氣，還不明白你的裂縫在哪裡。但願來生相逢時，我有智慧而且堅強得足以了解你，你有智慧而且堅強得足以捍衛自己。我們一定要互相守護，依存於這令人喜悅又心碎的婆娑世界。

親愛的靜秋，讓我把時光的鏡頭，從高中挪到大學挪到畢業。在那個貼滿了你和C的美麗手帖的房間，笑謔傲浪間，C唱著黃梅調電影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裡〈十八相送〉的片段：「梁兄啊，英台若是女紅妝，梁兄願不願配鴛鴦？」你順著曲調回答：「願意呀，願意呀。」隨手拿起書桌上的毛筆，望著C，笑意幾乎從臉頰滿溢出來。

那個時刻，妳真的非常快樂。然後我們去氤氳著溫泉薄霧的後山公園玩耍，傍著山茶花，我倆在長椅上並肩而坐，說話。是日陽光燦爛，C 為我們拍照。在她按下快門的剎那，我已經預感洗出來的照片一定非常非常非常美，因為這是世界特別為我們開啟的魔幻時光，三個寫詩的女生忽然獲得宇宙贈禮，上蒼送來閃閃發光的，永恆的一天。

我還記得，年輕的煩惱於愛情的我們，曾經互相發明三個綽號：不愛，不恨，不悔。我叫「不愛」妳記得吧。妳是「不恨」或「不悔」呢？我努力回想，卻怎麼樣都無法確定。時光惘然去，終於連吉光片羽也從記憶無情脫落。彷彿就從那永恆的一天開始，我和妳和 C，慢慢失去聯繫……

啊，不不不，親愛的靜秋，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快失去聯繫。此刻我正迴避著其後與妳相見的，傷慘回憶——那時妳已經回到台中，結過婚也離了婚，帶著幼小的女兒。有一天，是 C 或者 J，告訴我小女兒過世了，心臟病猝發。又過一陣子，妳一個人到台北來，想看看 C 和 J。妳在脆弱的時候，總是本能地想看看老朋友。

我永遠無法忘懷妳淒惶的神色。當時 C 和 J 和我各自在情感加上工作的漩渦中劇烈掙扎，我們都太年輕，不知道如何給妳及時的擁抱和溫暖。妳也還太年輕，無法理解我們那時候的給不出，純粹是自身狀態太糟糕，並不是妳的問題。總之，我感到妳深深受傷了。滿懷罪惡感的我，從此無法主動和妳聯絡，終至失去妳的消息。

幾年前，失聯多時的妳忽然來電，說要召開高中同學會。妳在電話中的聲音異常高亢，彷彿封閉在孤寂的房間朝外喊叫。我對著電話大聲回覆好好好，無論妳要做甚麼我都一定去。我當然去了。現場妳再度擔任起我們的班長，而我又恢復到高中時期怪異的疏離心態，旁觀著同學們既熟悉又陌生的互動。我望著時而亢奮時而恍惚的妳，覺得我的神正在消失中。

親愛的靜秋，請妳一定要原諒當時我的疏離。我在一個表面光鮮、實質病態的行業裡工作太久，已經幾乎失去了柔軟心與愛的能力。我那時候還不明白自己可悲到甚麼地步。直到近年，經歷了部分妳所經歷過的內在崩解之後，透過那痛苦而黑暗的地底泉脈，我才重新獲得了與日常世界連結的能力，慢慢能夠感知家人和朋友，血流的速度、眼淚的溫度。這個過程我跋涉得很真實而辛苦。

最近一直思考：為什麼對各個不同的我們而言，妳如此令人難以忘懷，觸發每一個人內在最純真的情感？我想，不只因為妳的才華、不只因為妳的美麗、不

只因為妳的善良，而是在妳的靈魂深處，蘊藏著某種撼動人心的事物，閃爍著無限渴望與無限脆弱。那是少年和少女共同擁有的，純潔的青春夢想。我們或多或少都失去了，但妳從來沒有放棄，甚至用全部生命去保存它。妳為活著的我們留住了那夢想。

但願來生相逢時，我有智慧而且堅強得足以了解妳，妳有智慧而且堅強得足以捍衛自己。最後再約定一次：無論重逢於哪一個世界，我們要記得互相守護。